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敬齋古今黈卷四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候補博士臣徐以坤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錄監生臣周以燾

敬齋古今黈卷四

元　李冶　撰

魏文帝誅丁儀丁廙等魚豢以人心窺望勢使之然因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予謂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政好對前兩句蓋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亦是事勢使然

魏明帝大修宫室至使公卿負土董尋上疏諫曰陛下

既尊羣臣而使穿方負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穿方者穿土為方也黄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其術皆以立方定率穿土為方則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又衣冠了鳥了鳥當竝音去聲今世俗人謂腰臀四支不相收拾者謂之了鳥即此語也音料掉

魏杜恕為散騎黄門侍郎在朝八年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為河中太守又傳𣂓為黄門

侍郎何晏等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又王基為安豐太守以疾徵還起家為河南尹起家者蓋在家中牵復而起為此職也

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為但觀其所不為足矣魏高貴鄉公欲去司馬昭夜召王沈王業王經出懷中黄素詔以示之戒嚴俟旦沈業馳告於昭昭召賈充等為之備遂弑高貴鄉公夫晉魏之賊也凡為晉之忠臣者皆魏之賊也當髦之圖昭之際使沈業如經之不言則髦

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祚必不傾司馬氏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於呼吸而沈業二鼠子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者眞魏國之姦賊也沈業以泄謀為姦賊則王經之不泄信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經而殺之則是賊殺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於賊則死於王事者也於斯時也魏之國如綴旒魏之主如委裘誠不暇於甄錄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筆者可不特為一傳以勸後世之人乎或謂經之

行蹟不多見自不足以立傳曰君子之為已為人為天下必待世間之可稱美者載諸一身而無子遺然後為得哉雖聖人亦不能爾而謂君子者能之耶觀專車之骨則防風氏之長為可知魏史不為經傳過矣雖然魏史不傳王經晉史為傳沈等而千載而下終不能廢經之美而沈等之臭惡借東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蜀志馬良與諸葛亮書曰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晉書謝尚作鸜鴿舞王導令坐者

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又樂志云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蓋節者節奏句讀也擊節猶今節樂拍手及用拍板也故樂家以拍板為樂句馬良書稱敢不擊節謂敢不賞音也吳諸葛恪乞佃廬江皖口襲舒以圖壽春孫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屯於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

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恪意以楊所論述切中時病既聞此語使已喟歎然當時之人誠無知者已獨擊節以稱賞之耳

郤正釋譏云九方考精於至貴注引淮南子云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臣有所與共儋纆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案九方堙原本作九方禋考九方之名莊子作歅桓譚新論作諲淮南子作堙此所引淮南子之文當作堙今改正後同）凡注解文

字其所援據有重複者止當引用前人而其在後者略之可也其或前後差池有須訂證則自不害兩舉而互明之他無所發而併引之已屬冗長苟復舍先傳而取後聞乃所謂不知其本者也九方相馬事具列子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但列子作九方皐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釋郤文專據淮南子而不識列子非也

或曰乾陽物也稱於七而老於九坤陰物也反是稱於八而老於六閙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稱不於其齒而於

其目人與目對視已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歲之交自首見胸則七八歲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涬馬則不可得而年矣

孫權傳黄龍元年注權告天文末云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爾汝后帝殆失文字之體豈吳無一人耶其後與漢為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胙國於爾大

神其明鑒之此雖泛及山川終自先言上帝蓋與前告文同出一手云或曰書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上併陳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後併舉惟爾有神則雖天亦得以爾之子何獨病於吳之文耶曰武成與此不同武成在前併數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動乃復言惟爾有神則有神

者正謂山川之屬不謂天也書又云無作神羞若以此神為天天固不得以言羞況武成一篇先儒咸謂本經脫誤文無次第又豈可全以為據乎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二傳中皆用庶幾字庶幾者所謂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邸閣者乃軍屯蹊要儲蓄資糧之所此二字他書無有見於漢末及三國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傳注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廏馬百餘匹宣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案廏馬百餘匹今三國志董卓傳注作廏馬直蓋言以馬之價直宣賜與此所引文異李傕曰我邸閣儲偫少乃悉載置其營又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又王基擊吳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

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毋丘儉
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於許昌基謂宜速進據
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
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邸閣又
魏延傳注夏侯楙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計議延曰云
云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先主定
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
令又孫策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

邸閣糧穀戰具是歳興平二年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夏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兵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譎曹休牋曰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軍儲

作文敘事為最難揆扶辭旨兩須允愜杼思過當多遺目前龐統傳云龐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有

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此坐統樹下時尚未識統既共與語必有以中徽心者徽雖高年便當下與統接而止據樹上自晝至夜畧無主客之禮為統者固樸鈍而為徽者無乃樸鈍甚耶以人情度之殆為乖戾吾以為共語之下宜云徽頗驚賞因延揖再與談論自晝至夜徽甚異之若是則其言意始兩足矣或謂徽與統齒相懸不可以苛禮責徽曰此不然昔盛孝章為臺郎路逢童

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孝章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時纔十餘歲兒耳而孝章與之為鴈行統之見徽時蓋已成人矣徽年雖高苟有知人之鑒則自不當倨傲如此故予疑以為史家激昂太過云然也

晉天文志荆州占載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帛著天見則兵起詩大東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毛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毛不謂長庚為妖星然則長庚自有二星也但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譽光曜似彗其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然妖星中如火而下大上銳者甚多今而格澤似之古今史書中所載星變為凶災者莫過於彗今而含譽似之諸若此類其果為瑞耶其果為妖耶

草與木異種故邵堯夫以飛走草木為四物晉五行志

以桃李華非其時梨根血出大樹自折桑生東宫桑樹有聲茱萸相樛枯樹復生木如人面楊柳生松木仆反立皆為草妖不知何謂案晉五行志載吳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一事實在木沴金條下未嘗歸入草妖惟條末別引一説謂桃李寒華為草妖或屬孽為存疑之詞此合併以辨之此桃李華非其時正為華孽餘皆木妖耳若草木之妖可以互稱則交阯之稗化而為稻鬼目苦藚生於江東宫牆馳道悉生蒺藜之類亦得指以為木妖也而又可乎是知草當云草木當云木為宜矣然則所謂木妖者又非木

不曲直惟金沴木之謂木不曲直惟金沴木者乃城門自壞屋梁躍出牙竿不正之類是也

晉惠帝時劉頌上疏云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使人主權斷又䏻遠上疏於琅邪王睿曰凡為駮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二子之言相合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故表而出之

晉書山簡傳襄陽人歌曰日暮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䍦（案茗艼山簡傳作酩酊世說作茗艼日暮傳作日夕復能騎駿馬傳作時時能騎馬竝文異而義可通今仍原本）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吾以為倒身於車中無疑也言倒即倒卧言載則其車可知倒載來歸既而復能騎駿馬也蓋始歸時以茗艼之故倒卧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䍦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著入聲

晉書索綝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尹桓等數千家盜

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應劭風俗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本紀絶不同據劭綝之言知霸陵所謂薄葬者特比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者前書蓋從史筆劭

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則劭說為得其實

晉書王獻之為謝安長史太極殿新修成欲使獻之題其牓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牓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書法錄云魏明帝凌雲臺初成令韋誕題牓高下異好就點正

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為大字楷法王僧虔名書錄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牓而未之題籠盛韋誕鹿盧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絶此楷法李子曰魏明帝之為人人主中俊健者也興工造事必不孟浪況凌雲殿非小小營構其為匠氏者必極天下之工其為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牓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輩遽掛白牓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載之晉史又

載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事果可信耶晉書雖引此事而復著獻之語謂寧有此事則亦自不信也書法錄言高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之晉書又稱誕書訖鬢髮盡白此更不可信者前人記周興嗣一夕次千文成鬚髮變白已屬繆妄而誕之書牓特狳頃耳危懼雖甚安能遽白乎

石勒救洛陽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詭不正也詭道

猶言斜徑也此蓋由捷徑而往或言此二字乃兵法所謂兵行詭道大段不識文勢

晉書王沈有四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九卷其一亦自有傳見文苑其一為劉聰中常侍奢僭貪殘賊害良善與靳凖同用事其一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蓋孫秀有三其一權弟匡之孫而歸命侯晧之從弟也為吳夏口督建衡二年晧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秀驚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

封會稽公時泰始六年也其一見潘岳傳初為琅邪小史案小史原本作小吏今據晉書潘岳傳改正趙王倫輔政時為中書令倫敗被誅其一伏波將軍孫秀以周處將死勸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　劉肙有三其一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肙非方伯才而司徒導不從後為郭默所殺其一曜之子南陽王也侵石生次于雍為石勒將石季龍擒斬之其一輿之子為劉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　王鑒有三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四十一卷以文章

著稱其一為劉聰尚書令其一為苻堅將救袁瑾於壽春者　張茂有三其一涼州牧張軌之子而寔之弟也其一載之丁潭傳中字偉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茂少單貧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屬後為吳興內史沈充反與三子並遇害其一見石季龍傳季龍殺其太子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季龍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行達雍

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運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過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　張華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卷其一見慕容德傳德既據滑臺置百官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趙思召慕容鍾來迎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其黄門侍郎張華進曰陛下若蹈匹婦之仁舍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又慕容超時姚興拘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羣

臣計議張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　徐邈有二其一與宣帝同時其一見於簡文宣鄭太后傳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　韓壽有二其一賈充壻其一為慕容廆别駕　王渾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為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即戎之父也　李陽有二其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歲嘗與爭麻池迭相毆擊者其一為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王衍患妻郭剛愎貪戾不能禁因謂之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

不可郭氏為之少損衍傳又謂陽為鄉人或當為琅邪臨沂人其後温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者即此李陽也

胡威有二其一見良吏傳字伯武壽春人武帝時為徐州刺史其一義熙二年秦王興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鎮姑臧　孫登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又嘗往宜陽山不知所終其一見孫楚

傳楚之曾孫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

早終　解系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卷字少

連濟南著人與二弟結育竝清身潔已甚得聲譽歷豫

雍二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趙王倫討叛羌

與佞人孫秀爭軍事倫秀譖之系坐免官及張裴之誅

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皆害之倫所謂我於水中見

蟹且惡之者其一見陶璜傳璜為吳將破晉九眞太守

董元於交阯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

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
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
　王輿有二其一趙王倫欲篡位諸王公卿士咸勸進
左衛王輿入殿譬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及三王舉義
河北軍悉敗輿乃收倫而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
孫秀等後與東萊王蕤謀殺齊王冏伏法死其一成都
王穎與張方伐京都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
會長沙王乂被執其黨與斬輿降　劉毅有二其一自

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五卷其一亦自有傳見列傳第五十五卷　王愷有二其一見外戚傳恂之弟也即與石崇競侈靡者其一見簡文諸子會稽王道子傳時有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王愷守常國寶馳競又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者即坦之之子也
王濬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在王鑒傳堂邑人鑒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　王脩有二

其一濛之子也字敬仁明秀有美稱善隷書年十二作賢全論為琅邪王文學卒其一見石勒傳劉曜斬石勒使王脩又劉裕克長安殺姚泓留子義眞守長安使王脩王鎮惡沈田子輔之而還　王祥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卷其一與郭麐叛呂光者　石苞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三卷其一季龍子　劉裕有二其一元海之子也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改年河瑞封裕為齊王及為顧託之計以為大司徒後為呼延

攸所殺其一討桓玄者　王瑜有二其一為李勢中書監其一含之子也案晉書載記李勢侍中有王瑕其中書監亦作王瑕攷桓温傳勢降後温以其中書監王瑜為參軍是載記誤瑜為瑕附訂於此　盧志有二其一欽之從孫見欽傳其一為劉聰弟乂太師為聰所誅　劉宣有二其一元海從祖也元海即王位皆宣之謀其一青州刺史曹嶷執建威劉宣而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見劉聰傳　劉弘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六卷為鎮南將軍其一京兆人挾左道容居天梯

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見張寔傳　王衍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三卷其一石鑒時為侍中冉閔僭位後誅之　王敦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十八卷其一見李特傳特攻成都趙廞死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等七千餘人入蜀　周撫有二其一訪之子破范賁斬蕭敬文者其一為彭城内史殺周默以降石勒詔劉遐蔡豹徐龕共討撫太元二年破斬於

寒山　苻宏有二其一堅之子其一桓玄將案晉書載記苻堅子宏出奔晉處於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以為涼州刺史義熙初被誅與桓玄傳所云發江陵使苻宏為前鋒檀祇斬之湘東者當是一人李治分而為二未詳所據　王皮有二其一劉聰時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其一秦丞相王猛之子　張平有二其一流民在譙為塢主祖逖誘其部將使殺之其一苻堅所破者　文鴦有二其一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欽叛敗同奔吳事在景帝末年其一姓段者鮮卑人匹磾之弟也永嘉四年石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鮮

卑人文鴦帥騎救之勒退又元帝時救邵續於厭次擄勒三千餘家其後又嘗與匹磾攻敗勒於襄國及匹磾殺劉琨夷晉兩怨叛遂帥其徒依邵續續既為石季龍所得匹磾等嬰城拒寇戰守疲苦不能自立匹磾及鴦等悉見獲至襄國匹磾被害文鴦遇鴆而死事詳見段匹磾傳　張駿有二其一涼州牧張駿即軌之孫而寔之子也其一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畧府藏以叛者為江州刺史桓沖討斬之事在哀帝興寧元

年　王遐有二其一在外戚傳即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勲其一雎陵公祥之曾孫始平太守肇之孫永世侯俊之子也仕至鬱林太守　高柔有二其一宣帝將誅曹爽假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其一見王浚傳浚將僭號司馬掾高柔與劉摶切諫浚怒誅之　王濟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　段勤有二其一鮮卑人勤初附於慕容儁其後

復叛儁遣慕容垂討勤於繹幕及慕容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案常山原本作中山攷晉書載記慕容儁遣慕容恪討冉閔於安喜遣慕容垂討段勤於繹幕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暨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則恪實進據常山李治因儁如中山而誤今改正其一常山樹根下得珪璧慕容儁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俱見儁傳　郭敬有二其一見石勒傳鄔人資給勒者其一見苻健傳案苻健原本作苻堅今據晉書載記改正下執健同永和十年桓温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　王述有二其一湛之孫承之子

而坦之之父也其一簡順皇后父遐之從子　郭文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其一見呂光傳王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之光　王澄有二其一字道深辯慧有才藻歷位清顯即京陵公渾之子而驃騎濟之弟也其一字平子即平北將軍乂之子而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為荆州刺史族弟敦為青州以備三窟（案平子以下原本有脫誤今據王衍傳校正）　余讀史次錄其間不無謬誤尚冀博雅君子見其遺佚者補之舛錯者改之重複者削之

料理之語見於世說者三韓康伯母聞吳隱之兄弟居喪孝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王子猷為桓温車騎參軍温謂子猷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衛展在江州知舊投之都不料理料理者蓋營護之義猶今俚俗所謂照顧覰當耳石林以為料理猶言誰何料多作平音當作平音石林固是其言誰何則非也誰何乃訶喝禁禦之謂

宋孝武大明六年策秀才於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

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

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蓋言其敏也五行七行俱下猶云一息讀竟耳

宋明帝好為慘毒周顒不敢顯諫但誦因緣罪福事亦為之小止耶律德光入汴馮道見之且曰天下百姓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故所賴全活者多破執化愚有力也如此吾但懼其燎原耳

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

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鸞廢之鸞即明帝也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為永明後半年為建武沒不見鬱林之號恐未為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年沒而不舉何哉鸞既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鸞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鸞又廢昭文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歷四月于十一月鸞又廢之而自立跡齊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為建武元年者蓋鸞志耳然槩諸予奪之

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為上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竝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傷也今一徇鸞志而置踰年之君於無人之地寧不為史筆之累哉

高洋時能委任楊愔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主既昏矣政安得而清乎吾但聞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未聞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也此乃當時史官曲筆巧譽柄臣後人信以為然耳明主正當於此特察之

北齊高緯時穆提婆韓長鸞閣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

是彼物從其去所通鑑注云槊長矛也治曰槊雖得為長矛然言之齊事則非此蓋綦槊之槊長行局所用之馬也長行局即今之雙陸

舊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新史則云朕要一奇士通鑑則云朕要一佳士佳士則風流緼藉者也奇士則懷材抱藝者也皆不盡好漢意然好漢字大為涉俗非史書語但曰奇男子可也

唐藝文志次第絶無法式甲部經録禮類中載周禮儀禮自可以類推而於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録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録雜傳記類中載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而於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於儀注類中言一卷於雜家類中言三卷世説則小説之屬也劉義慶世説八卷劉孝標續世説十卷既載之小説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説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録道家類中既載

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泛濫歟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呪修攝靈驗變化等為神仙然於神仙類中復載玄景先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子通眞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玄眞子十二卷而於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而已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静無為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

皆不可得而攷之也

平價買物曰和買新唐書吳湊言宮市事曰宮市大抵强買民間物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為宮市令平價和售按韻書賣物出手曰售今云平價和售則卻是以平價和賣非和買也

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則為秦亡之應攷之書傳五星之聚不獨漢世有之在唐世為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鎮星太白辰星聚於東井二

年三月復然是年關中分裂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於箕尾燕分也占曰無德則殃至德二載四月歳星熒惑太白辰星聚於鶉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復合於東井皆占中外相連以兵乾元元年四月熒惑鎮星太白聚於營室太史南宫沛奏其地戰不勝營室衛地大歴三年七月壬申五星竝出東方占曰中國利中國利則四夷被兵也貞元四年五月歳星熒惑鎮星聚於營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衛分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鎮星太白辰

星聚於危危齊分又十四年八月歲星太白辰星聚於軫軫楚分占曰兵喪開成四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於南斗推歷度在燕分占曰内外兵喪改立王公咸通中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衮冕軍府稱臣以厭之文徳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於張張周分占曰内外有兵為河内河東地大約星聚少則其用兵少星聚多則其用兵多天變人事有若符契焉或曰星變偶然耳隨變隨應未必然

也或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驗之其大者有徵則其餘槩可見矣太宗貞觀年中天下太平不聞有星聚之異天寶九年五星聚燕後數歲安史煽禍中國塗炭至累世不息是何得為偶然

李白子伯禽為嘉興徐浦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伯禽之狂悖有以哉白自一生蹇傲視禮法如木索任放浪為特達然氣豪才壯有所為而然則尚可言也彼伯禽者何為者也狃習所見强吾之所無而亦為是幾何其不

自絕於天耶吾謂慢神而得死非神殛之其所以取之者蓋已久矣夫為人之子也得為白也後則人之大幸也不肖之子反以得大不幸悲夫

歐公五代史李存孝傳云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事雖可見語殊不甚明蓋存信傳云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歐公因存信傳已用交惡二字故疊用之以為間無他事但舉二人則知其

為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為傳文勢不當如此

通鑑魏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為章句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衛顗於是奏請置律博士從之此云蕭何定律為九篇而前漢刑法志則云蕭何捃摭秦法作律九章按高祖紀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說者謂一條為一章今何作律九章亦當為九條而已一則以為九篇一則以為九條則其數相懸遠矣豈當時所作律九章與所定法經九篇各自為書耶決不得以一章為一篇也

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射舊音夜楊倞注荀子云射干藥名且引陶弘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干倞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麝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

是射御之射或音䠶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世俗流傳止從䠶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為夜音也

勾當二字自唐有之德宗時神策軍又特置監勾當以寵宦者貞元十二年改監勾當為護軍中尉以命竇文場霍仙鳴至炎宋過江後以避諱改勾當為幹當則幾於吃口令矣

郡守官府亦得稱朝劉寵為會稽守徵為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以送寵曰未嘗識郡朝又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夫朝者天子諸侯王之所居也而郡守亦得以稱之者一郡之守一郡之君主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凡臣屬者謂守寺為朝無嫌也蓋古者不獨於府寺為朝雖私家亦得言之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自朝而罷乃伯有私家之朝也

地理新書載三字姓宫音曰步六孤商音曰可足渾角音曰俟莫陳羽音曰赤小豆郁久閭此等已不可攷而又載三字闕五音者曰破六韓阿逸多等凡六十姓前步六孤等皆有音而此悉闕之豈前步六孤等五姓可配以五音而此六十姓俱無所屬乎夫有是姓則有是言有是言則有是音而此六十姓無音者當是昔人以五音姓氏相配時未始知之耳且三字姓其無音者尚

如此之多況自死獨膊井强六斤等以四字為姓者耶

以是知音姓相屬眞同戲論

自昔上衣下服皆有緣今皆無緣非其制也無緣則古犯大辟者之服傳曰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

武珪燕北雜記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正灸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李子曰灸琵琶

骨不獨契丹凡蠻猺皆爲之番禺記載嶺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牛米鼠卜卜箸卜篾卜乃知四夷尚鬼遇物皆得以爲卜也今北方灸琵琶骨者與珪記特異所灸之法蓋有可入不可入者疾病飲食一動一止悉有條理珪則專謂灸破便出軍不破即不出蓋當時所見適然自以為説耳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辨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辨等則貴乎易别漢賈徽字元伯而其子逵字景伯晉王羲

之生五之父子之嚴而如是其瀆則亦難乎兄弟矣近世搢紳之家多用一單一複使昭穆互見雖年世寖遠不相糅雜法似拘而意則通事似疎而理則密誠為得也或者有以名繼姓若管鮑牛叶馬希驥殷獻臣之類（桒牛叶二字文不相屬當是牛斗斗之誤）如倡優家兒此殊為可鄙也

敬齋古今黈卷四

敬齋古今黈卷五

元　李治　撰

三緎其口謂緎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草可以為木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為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為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

食也佛可以為僊故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草亦稱林楚辭曰游蘭皐與蓮林（案蓮林楚辭作蕙林而此條下有蘭蓮皆草之語則李冶實作蓮字未知所據何本）又陸士衡招隱詩云結風佇蘭林（案結風文選作激楚佇蘭林注引上林賦云激楚結風疑李冶因此致誤）蘭蓮皆草也

蟹八足而二螯天下人無不識者而荀卿子謂蟹六跪而二螯楊倞云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為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慎說文亦云蟹六足而二螯荀卿子趙人仕齊三為祭酒後適楚為蘭陵令趙齊皆有蟹而楚又蟹

之鄉也荀子大儒而謂蟹六跪何耶許叔重嘗撰五經異義當時號為博物而亦以蟹為六足者非不識蟹蓋循荀子之說而忘其所以為誤耳蟹之為物甚賤而至廣者也荀說之誤至損八足而六之乃知移符坊州而索杜若者未足多誚也

荀子修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氏說云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楊說疏矣一好謂純一其好思慮不雜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神

一好之說也案楊倞注刊本不怒惡作不好惡即純一之謂李治所見訛作不怒實非原本

荀子非十二子云案非字上原本有正論二字攷正論篇雖有嵬瑣語但此條所引全係非十二子篇之文今删去正論二字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矞與譎同宇大也放蕩恢大也

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移易也案移荀子作施楊注云讀為移堅白同異之分隔也雖聖人之知未能僂指楊氏云僂疾也言雖聖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楊氏又引公羊傳曰

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李子曰楊說宛轉不著明大抵僂曲也未能僂指言未能曲指以一二數也或以僂縷古字通用謂不能覼縷而指數之也楊氏以僂指謂為疾速指陳者特牽何休之說耳
楊倞解荀子非綦文理綦之而亡食五綦之具之類其綦字皆訓為極又於五綦之下云綦或為甚其說固近然綦正當作期古文音同者其義悉通期為要結止宿之處固為人所同欲也亦猶孟子所謂天下期於師曠

期於予都期於易牙無煩改字

揚子重黎篇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抗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治曰始皇之世是古非今者族而越所請之事援古證今可謂有才伎矣然而君子之出也必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然後始可以分无妄之橈也令美也間際也違去也始皇自謂德兼三皇功備五帝所

謂自美者也於此之際越不違去之則亦不直矣自令舊注李軌謂越自令與始皇並以為無道宋咸謂秦無道如是越自使令之間桊間原本訛作閮今據宋咸法言注改正不能違去於秦皆非

王符潛夫論曰小兒多病傷於飽又曰哺乳多則生痼病良以小兒氣血未完其大腸如葱其小腸如筋食飲稍過度易致病癖也然符之此言但知節食耳不知衣食之豐亦受病之源也俗諺有之小兒欲得安無過飢

與寒飢寒之者非故以瘠而損之所以樽節之而已亦非謂飢之寒之而保其無疾也但樽節之則疾必差少也是故富家兒多病貧家兒多安豈富家之養不及於貧素者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一醫師謂貧兒誤得安樂法此良言也貧兒誤安則是富兒故求病也慈幼者可不知此言乎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鄭云裘太温消陰氣使不堪苦（案堪原本訛作甚今據禮記注疏改正）衣不裘裳且便易（案衣不裘裳且便易禮記注疏作不衣裘裳便易無且字未知李治所據何本）内則曰子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鄭云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溫傷陰氣謂十歲則已踰於髫齔矣謂童子則已望於成人矣猶不敢以成人之體畜之者凡以為安樂法也必待二十而後聽與長者均馬愼之至也故内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孔穎達云二十成人血氣强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此魏明帝屢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時常恐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

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案之縕袍原本作兒溫飽今據魏志王朗傳改正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玉之性案金玉王朗傳作金石而比壽於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之嚴獻替之際猶且以此為深慮則夫有子者徒知養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真愛子而賊之者也

聖人之心如日賢人之心如燭又其次煨燼中微明耳日中照天下片雲翳之曖然以昏椽燭煌煌盲風滅之離婁無所睹焉為日而曖然以昏為燭而無所睹其日

與燭之罪歟有物以賊之雖有六龍之駕十圍之炬顧不如煨燼之中之微明也蘊微明於煨燼之中似有而若無也似無而若有也是固無所取者有能推而廣之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亘天此莊生所謂滑疑之曜聖人之所圖者也聖人則知所以圖之衆人則惟有任之而已任之之久必將以堅白之昧終吾如微明焉何哉

歐陽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嘗書以教之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則

不竭善應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則至之易也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蘇子瞻知定州朝辭上書曰古之聖人將以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欲有為也惟憂太蚤不患稍遲近世趙禮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湧雲樓記全用歐蘇語意曰古之君子内淵靜而外昭曠昭曠則悔吝不生淵靜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窔奥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

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秖其所以為達也歟趙禮部語雖出於歐蘇然歐蘇大旨一本於易易之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大抵人不能常動亦不能常靜常動則勝於陽而有以失於陰常靜則勝於陰而有以失於陽陰陽偏勝則傷之者至矣流俗蚩蚩乃欲制動以求靜靜者未至而動者先與吾敵則其病又豈止於偏勝也耶吾將見百骸

之不理四體之不舉也吾能持一靜於萬動之中寓萬動於一靜之中是終日動而未嘗動終日靜而未嘗靜也而又何病焉司馬子微有言曰東心太急令人發狂東坡題靜勝軒亦云烏因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若不自勝不如聽所之皆所以斥偏勝之患也然東心太急則所謂揠苗者也聽其所之則所謂不耘苗者也若夫交相為養則所謂與時偕行者矣至其終日動靜而未嘗動靜則又非時之所能囿也其乾道變化者乎其鼓

之辨之以盡神乎

讓幾於偽而非偽也然亦有偽為者王安石辭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而司馬溫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貴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偽也而非歟後之君子當必有辨之者

天下之病莫病於似然而實不然然則天下之病不病不仁病在於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義病在於似夫義者之害吾義不仁不義人得而砭之似仁似義者

既自不受和扁之砭而和扁之精亦未易以窺見道砭之處

世之勸人以學者動必誘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為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誘之也非其所則彼之昧者日愈惑頑者日愈媮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大抵今之學非古之學也今之學不過為利而勤為名而修爾因其所為去聲而引之則吾之勸之者易以入而聽之者易以進也求之

前賢蓋得二說馬齊顔之推家訓云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

案此句上原本有脱誤今據顔氏家訓校正

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則今人所謂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者也韓退之為其姪符作讀書城南詩云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卽有餘

案此詩刋本身在則有餘攷異云則或作卽

則今

世俗所謂一字直千金者也古今勸學者多矣是二說者最得其要為人父兄者蓋不可以不知也

前人論三古各别者從所見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從今日觀之則洪荒太極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農至堯舜為上古三代之世為中古自戰國至於今日以前皆下古也蓋吾目之所睹者今也古今相對為辭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載之上始得謂之古也

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為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左氏傳曰君子以為古書無逸曰昔之人無聞知皆是意也

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俗語有任眞省氣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黄太史莊子内篇論不取向郭以為二子陷莊周為齊物之書其為黄幾復墓誌亦云莊周雖名老氏訓傳其

斬伐俗學以尊黄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又曰予嘗問以逍遥遊幾復曰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至謂尺鷃與海鵬之二蟲

案尺鷃郭注莊子作斥鷃

又何知是則魯直之得莊旨者深矣然其内篇論首云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於物則此言反與向郭輩同之是又何耶蓋將取彼以證此舉麤以及精而用意過差賓主不明遂使前後之辭自相為戾耳讀者不可以不審思之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舊說茲十有二者皆情性之異其理甚乖葢慮歎則怒哀之類或以變其常姚佚則喜樂之類或以作其態故其下繼之曰樂出虛蒸成菌謂聲響出於虛寂菌蕈出於薰蒸亦猶喜怒哀樂一出天機之自然爾故其下又繼之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慹字成玄英謂為屈伏不伸陸德明音釋云之涉反且曰司馬云不動貌按玉篇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馬彪莊子注云不

動貌其奴協切者義亦同上其之入秦入涉立三切者怖也彪解之為不動者亦對變而言之蓋與成玄英所謂屈伏不伸為性情十二之一者正同非也若與玉篇作怖謂慮歎之甚則必變而為憂怖其説雖通其意甚狹今亦不用竊以為此字從執從心當讀如執音蓋人心之所主謂其常情焉耳以慮歎而變其常豈止怖畏而已哉將為狂為癡而無所不至矣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

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治曰知讀從智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於汝心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隨而師之也成心者呂惠卿所謂吾所受於天而無所虧者也

薦蓆也草亦得以言薦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薦即草也趙充國傳云今虜亡美地薦草此薦字意與莊子稍別薦草對美地為言則薦者特以見其草之茂盛云耳謂草之盛一如所坐薦然

健羨健忘健倒健者敏速絶甚之謂莊生之屛健羨則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羨非必為惡凡有所甚欲皆謂之健羨也

莊子養生篇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猶云毋為善以取名毋為惡以取刑近親附之謂

德充符云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食字或音嗣或音飲邑錦反皆非也食本如字讀食於其死母猶言就食於其死母

就食則就乳也不煩更發他音

胥易技係於應帝王疏則云胥勞苦改易形容於天地篇疏則云以是非更相易奪皆不得其說蓋胥易者以才智妄易是非技係者以技藝自為拘係故其下文繼以為勞形怵心者也胥上聲

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章下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

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舊解及呂解皆以漢陰丈人背今向古不知因時任物之易為非眞修渾沌氏之術者故孔子有假修之語而且有不知其二不治其外之譏以予觀之理或不然顧前後問答皆深與漢陰之意初無奪之之辭葢渾沌氏之術無得而修漢陰丈人特假之耳亦猶直寄焉與夫寓諸庸之謂也識其一抱一之謂不知其二無所於雜之謂治其内立乎本原之謂不治其外無所事事之謂豈以不知其

二便謂不通不治其外便謂偏枯耶古人之文不必以勢拘所貴以情得語似相戾而意實相貫詩書中類此者不可以概舉也讀者承上假修之語遂并其下文而誤認之甚無謂也夫所謂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之間者正所謂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業識其一下原本有而字今據莊子節去夫所謂汝將固驚者正所謂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也若別以明白入素至以遊於世俗之間者以為眞修則前所謂全德之人果謂誰

哉治嘗謂世之讀書者往往用意太過而治莊老者為尤甚何者為其説説而無窮也使説説而有窮夫又何足以謂之道惟説説而無窮故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不言而有若雷霆之虩虩也其知者由是而之其不知者亦由是而之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以漢陰為假而非眞者必以為一與二具舉内與外並行天人無際動静兩遂始可謂之眞修也漢陰丈人僅能得其一而盡迷其二僅能得其内而盡忘其外是烏足以為渾沌氏

之術乎曰乃若所論益以知漢陰之為至人矣夫天人之無際動靜之兩遂謂之混同無間以併包内外聖王之道固也亦盍以此章前後之旨明之此章本旨大率不過以機械機事機心為非道以德全形全神全為至道條條井井無他蹊徑之難覯也今而強為誇大之說無可為而為不可為之為無可言而言不可言之言鑿之又鑿鑽之又鑽勞筋苦骨必待胸喘膚汗四體不能運掉而後謂之得也不亦狂惑哉又況天人之無際非

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人也曰人者直對天而命之
人耳動靜之兩遂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動也曰
動者直對靜而命之動耳乃今混而一之謂之為天者
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人謂之為靜者必參以機械
機事機心之動始名眞修則亦異夫混同無閒以併包
內聖外王之道者矣
莊子說佝僂丈人承蜩嘗讀至此而疑之蜩蟬也佝僂
者承之則亦安用而取之耶後讀禮記及荀子始得其

説禮記内則數庶羞則有爵鷃蜩范等物鄭氏注云蜩蟬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楊倞注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則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戰國策劇辛諫楚頃襄王曰（案劇辛今本戰國策作莊辛）黄鵠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案聖侯今本戰國策作靈侯）蔡聖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案蔡聖侯因是已君王之事因是已二句攷今本戰國策蔡聖侯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皆作以字連下為句而此本皆作已字斷句且引

莊子因是已為證未知李治所據何本　此與莊子山木篇覩雕陵異鵲其說頗相類但立意殊别耳戰國時縱横之學盛家自為師人自為徒所趣雖各不一而於言語譔著之間遞相仿託故其辭旨雷同者甚多不獨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見之於莊子齊物論然語同而意二劇辛所謂因是已者謂由此事遂至於如此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延論近之若莊子之所談則大異於是矣莊子以為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遂有因是因非之說又繼之以指馬之喻莛楹厲施之譬且舉狙公之賦芧而以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結之喻以指馬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譬以莛楹厲施詼恑譎怪道通為一矣舉狙公之賦芧則以明夫聖人之所休終之以三子之無成以明夫聖人之所圖則盡矣蔑有以加矣此其所以能齊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正與齊物論相為表裏蓋皆究竟言之初非劇辛之所能知也劇辛之徒徒借其語以贊鼓云耳

莊子徐無鬼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案其於今本莊子或誤作於其）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兹萃不給改者不疾改也疾改則禍不至矣惟其不速改是以其禍滋多故其下文云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

不亦悲乎其反也緣功謂一與道相戾緣以危殆為功能其果也待久謂果於迷繆其所由來非一日而人以此為已寶為可悲也此皆覆說殆之成禍之萃也呂解不給改以為不暇給則其禍之長也茲萃一句贅矣茲滋古字通

天下篇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數句郭解以下屬彭蒙田駢慎到呂解以上屬宋鈃尹文郭說為失呂說為得

管子齊國老人語曰

管子齊國老人語曰（案齊字上原本脫管子二字今增）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註云蠶要者以蠶事為要非也上云農時則蠶要者亦切要之時也

商鞅為秦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案有史記作為）同室內息謂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無所務者有刑其所務者則必兵農二者而已

近觀商子之書則又得其詳焉商子賞刑篇曰（案賞刑原本訛

（作刑賞今據商子改正）聖人為用也一賞一刑一教一教者雖曰聖智巧佞厚樸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案皆今本商子作則）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父子昆弟（案子今本商子作兄）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戰而已矣故壯者務戰老弱務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然則商鞅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畢足然後及於農也

呂氏春秋荆有佽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為據予按
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孔穎達以
為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
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
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
之曰越赤狄以赤進者狄于北方總名赤者其别與越
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
越范甯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

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同為一國呂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為一國越為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為吳邑楊倞又以于越為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倞者眞類夫隨人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已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勾吳本皆夷語即漸就簡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之理哉于越之說錯謬已如此市本荀子書

又以于字作干魚魯虛虎之舛晚生後進何所適從

敬齋古今黈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敬齋古今黈卷六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吳端㬢

敬齋古今黈卷六

元　李冶　撰

法帖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云云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壌古字或通用

梁周興嗣千文說者謂上得王羲之故書皆斷爛脫絶前後倒複不可讀令興嗣次之一夕書成而鬚盡白然今法帖漢章帝所書已有千字文中百餘字何哉豈梁

世所傳得羲之故書已先書漢章帝之書乎

西清詩話辨瘞鶴銘華陽眞逸撰（案華陽原本作華陶今據瘞鶴銘原刻改正）為陶隱居無疑而以為歐陽公謂為顧況道號及蘇子美謂為右軍書皆非子美論其書為右軍筆恐自出一時所見歐陽公博古謂華陽眞逸顧況道號語必不妄古人名稱同者甚多豈陶顧二公偶同此號耶

予家舊蓄米帖四十有五裝為大看策其中一幅載筍簡法甚妙大槩每一簡用筍葉兩片雜膠鰾鬆漆等黏

迎其背復用漆押其邊又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單芾字者有曰辛卯者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於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有火宋别之

宣和畫譜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為先布置緣飾為次蓋深得杜甫作詩體製甫作茅屋為秋風所拔歎雖衣

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公麟作陽關圖以别離慘恨為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於其意其他種種類此予姪壻張子敬云公麟此筆當取杜牧齊安郡晚秋詩意蓋其詩末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魚此論甚好

農家者流往往呼粟麥可食之類以為物事此甚有理蓋物乃實物謂非此無以生也事乃實事謂非此無以成也此其言可與粒我烝民莫匪爾極烝民乃粒萬邦

作爻之語相為表裏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遇值本命及相衝之宫則凶咎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處夫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有大來之吉又奚凶咎為哉究其大指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喜相尋吉凶同域福或基於危駭之中禍或胎於通達之會庸庸者誠不足以及此惟明智之士於是乎深致力焉夕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益尊蔑有一朝

之患也本命之說實出於此

日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瞽而慧論人間事極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有靈識者略依往古皆習為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不屑為伶倫者可官給碓磑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輩以口舌為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

素問金匱眞言論曰春善病鼽衄（案鼽衄原本作鼽衃今據素問原文改正）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

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啓玄子王砯注云（案王砯原本作王冰今據杜甫詩題改正）按謂按摩蹻謂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肺通於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鼽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又於冬不病痺厥下注云此上五句並為冬不按蹻之所致也治曰王砯謂按蹻為導引則然謂四時諸病皆由冬

月按蹻所致則不然冬不按蹻下必多有脫誤第後人弗思耳且上文春善病鼽衄至冬善病痺厥所謂善病者謂每一時多有此證也繼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至冬不病痺厥文勢全不相屬而遽謂四時之病皆由冬月按蹻而得無此理也夫按蹻之術以常人推之能知者百一其能行者又百一果按蹻而病蓋萬一而有此病也在萬人之中其九千九百九十有九由不解按蹻悉獲安康其一人獨以按蹻之故遂得四時諸病則按

蹻者非吉祥之道乃殺人之具也何為古先賢達傳之天下後世耶夫户樞之不朽以旦夕之開闔也流水之不腐以混混而常新也詘信俛仰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不云動作按摩有以傷生也故道家者流多說熊經鳥伸龍攫虎搏之效槃熊經原本作熊頸攷莊子及後漢書華佗傳有熊經乃道家導引之術今改正而華佗常以五禽之戲為將攝之方初無冬夏之别也又隋世巢氏作病原數十卷每論一證必處以導引一術亦未嘗以冬不按蹻為主也按本經血氣

形志篇曰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數驚恐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又奇病論曰息積不可灸刺積須導引服藥藥物不能獨治此皆詳明按蹻之益亦不說冬三月不得為之也王砅作注輒立此說者必以為本經四時調神大論有曰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去寒就温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既據此說復見冬不按蹻春不鼽衄之文故云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上升重熱熏肺肺通於鼻病則形之此眞誤

矣且鼽衄之證猶得以強言之若其下文春病頸項夏病胸脇洞泄寒中秋病風瘧冬病痺厥豈盡為重熱熏肺而然乎而脉一主於冬月按蹻所致是決不可信者也按本經生氣通天論云春傷於風夏乃洞泄夏傷於暑秋為咳瘧秋傷於濕冬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病瘟由是而言春夏秋冬無論啓閉政宜隨時導引以開通利導之但勿發泄使至於汗出耳竊疑本經當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或病頸項春不按蹻仲夏必病胸脇長

夏必病洞泄寒中夏不按蹻秋必風瘧秋不按蹻冬必痺厥其飧泄而汗出也一句飧字當析之為勿合二字如此則辭旨俱暢可為通論矣大抵導引四時皆可為之惟不得勞頓至於汗出而已茍勞頓至於汗出則非徒無益或以反致他疾不特於閉藏之時為不可雖春夏發生長育之時亦不可王太僕不悟本經舛漏堅主冬不按蹻謂按蹻則四時俱病蓋為紙上語所牽而肆為臆說也利害所繫甚重予於是乎有辨

內經言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技雖不至於道亦游於藝者之所貴巧雖未至於神亦妙萬物而為言不作強則何以得之故知作強者乃精力之謂

大論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王砅注云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砅說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果能佩服於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安得謂之愚哉

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

足亦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脚指畧畧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為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則懶每卧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覺得力向來鄉人鄭彦和自太府丞出為江東倉使足弱不能陛辭樞莞黄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又見雲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偶記憶得因筆於册用告病者豈曰小

補之哉

難經說老人寤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以為少壯者血氣盛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榮衛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以予思之不特如此大抵晝作夜息人之常也是在晝則當有經營之事在夜則當無繫滯之處精神資稟雖各不同然用之得其常則於其不用之時亦得其常苟用之不得其常則一切反是矣衰老之人經事既多遭變不少

筋骸尫骳目耗耳重一毫之營若負泰華度前揣後於利害之表啇是榷非於與奪之間憂未眹而已憂患已銷而猶患衆人皆息已獨勿休所以正晝昏昏夜反無寐此蓋精神用反其常而寤寐亦反其常也而年少之人志剛氣鋭神壯膽猘鬬力則膂力有餘角智則智思無勸劃然而動屹然而止事之未至也利害無所撓其慮事之既往也是非無所留其懷衆休而休衆作而作所以晝日常精夜則常寐此蓋精神用得其常而寤寐

亦得其常也故男女十四五以下纔得枕即穩睡亦以其無情欲也白樂天司馬君實皆明哲過人而樂天有詩云年衰自無寐不是守庚申溫公有詩云蘇秦六國印力取鴻毛輕白圭黃金産運智立可營如何五更睡百方終不成此二公亦當是精神疲敝而然若夫子元圖爽臥内酣寐忠愍扞賊省中安寢軒轅畢詠倚牆熟睡涪翁削官投牀鼻鼾閧通照徹遇物了了又不當以老少論也予過五十來昔昔每苦無寐或者教以數息

倣而行之竟亦不能寐也近得閒閒公一說名速睡法云但於當睡之時帖枕擁衾置身安穩然後平心定慮存真氣如黄金細綫發兩踵自後而上過腰合而為一衝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為二繞黄庭聽會横行相交於人中環口貫下齦復合為一下咽喉徑入太倉留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青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然後真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為二下膝下臁下趺前裏中指尖順行度

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匝存想至五七匝已溟涬然入睡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之不過十數匝亦自得睡或用銅人脈絡法兼達兩手指更佳予按之其效一如所云朋朋公又云此法乃金丹下手處也金丹大藥予未敢議但使昔昔得好睡眠則其神通變化與夫所謂金丹大藥者復何擇哉

政和本草盧會條下本經云俗呼為象膽以其味苦如膽故也雷公云凡使勿用雜膽其象膽乾了上有青竹

艾班此物是胡人殺得白象取膽乾入漢中是也而藥譜云盧會樹脂也本草不細委之謂之象膽殊非也藥譜破本草不細委謂盧會為象膽為非此説不明本草正言俗以盧會味苦如膽故呼象膽則本草非指此物是象膽特名象膽耳其言盧會本胡人殺象取膽為之凡使勿用雜膽者乃雷公之謬也而藥譜不專指雷公之謬而但言本草之非無别白甚矣

江南野錄載韓熙載服术食桃李瀉十數术人長寸餘

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張君耆服蒼朮幾三十年尤喜食桃李未聞有此異也熙載之敗此自根本不固耳李後主疑北人往往賜死韓縱酒多畜婢妾常隨後房歌伎乞丐此其所以來朮人也多食桃李何損於朮耶嘉祐本草蒼白二朮不別出但於蒼朮條下引藥性論云白朮忌桃李雀肉菘菜青魚豈熙載所服者乃白朮非蒼朮而然歟

黄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廬以自償玉廬一身

也保保養也濯澆濯也言脾胃為倉廩之宫能保濯一身使之安樂而還以自償耳自償者謂養身亦所以自養也

道家三一說上一中一下一是謂三丹田達道者能使三復為一一復為三蓋三丹田精氣神之舍也曰下丹田關元精之舍中丹田絳宫神之舍則上丹田泥丸為氣之舍也而上丹田果非氣之舍也曰下丹田為氣海可為氣之舍則精之舍安在哉以精舍諸中丹田固不

可若以舍諸上丹田尤不可者也乃知下丹田雖名氣海實精舍也況下丹田不專在氣海蓋在脾臍與兩腎之間以臍腎為人受命之始則下丹田為精之舍可無疑也又氣海有二舊說氣海在臍下素問則謂膻中氣海也直兩乳間準素問所言則中丹田為氣之舍可無疑也精舍諸下丹田矣氣舍諸中丹田矣神不舍諸上丹田將安所寓乎此三一之正處也道家雖以三丹田為精氣神之舍而不著所處故為別白之

養生家有胎息之説息氣也息之為義大矣哉脈訣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義也俗以音問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羨之義也以舍勞從逸謂之止息者停憩之義也人有嗣續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了絶之義也息既得謂之生而又得謂之死則息之為義不旣大矣乎濂溪通書稱無極而太極晦庵云無極而太極秖是艮卦而已晦庵以艮卦當太極者政以終萬

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者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之所終也誰知色色而形形者盡於止息中來乎且艮之為卦也位則處丑寅之間時則當十二月正月之交此非萬物終始而何晦庵因之復論云息便是百穀之實初聞此語懸不能省徐徐以思乃大朗徹實既為種種復成實種實相仍種種無窮則云乎息者非百穀之種而何觀穀實之新新究萬物之芸芸吾然後知胎息之不安也夫息之為文從鼻從心說者又謂自心為

息胎息之驗觀文又可見矣自昔老子發谷神之機莊周啓踵息之鑰玉匱則敷陳上假黄庭則演說琴心是皆奪造化之權而扶天地之祕者也道大事重悠悠莫知世之高亮之士雖有能言之者或隱之太深或衍之太漫誇張詭怪無從致詰惟晁承旨明遠張太保安道蘇端明子瞻黄太史魯直此四君子遂能曲盡要妙明著其說晁則立合和之論張則出清微之語蘇則談隨住之訣黄則述蓮燭之頌晁公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調

心靜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張公之言曰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緜緜若存道乃通一來一往終無窮來無轍跡去無蹤散入八萬四千毛竅中蘇公之言曰數息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往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除癉滅自然明悟黃公之言曰蓮華合裏燭一寸北馬海中燒百川糞掃堆頭親拾得道人

云是玄中玄此四君子之言亦可謂知言之選者也予
少小多疾故常求所以攝養之方雖不得升堂嚌胾亦
麤得近其藩籬鄉寓崞山之同川嘗與李鼎之和論及
於此之和遂於性命者也似有印可意予因贈之以詩
云玄牝機關不死根自消自息自氤氲暖于餤餤九微
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池心流曉潤紫金鑪口裊餘
熏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詩一問君之和拊掌大笑
曰子得之矣不可以語非其人晁迴明遠說晁迴原本作晁迴

今據宋史改正

心息相依神氣相合張方平安道說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此達摩胎息法也近世萬松和尚著從容錄以為達摩無胎息法人謂達摩行胎息者是其說出於曲學小智予謂萬松之說非也佛乘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故知胎息法秪是以性命為一致若謂胎息等皆妄則凡燈史所載機緣語句獨非繫驢橛耶胎息雖不足以盡至理亦至理之所依也今一切去之則正所謂性外求命命外求性耳性外求命命

外求性便是不識性命

靜生於動而復歸於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臾之靜耳惟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非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義有某生者宗丘劉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堵者幾十年主氏翁媪奉事勤日益篤庚子春正月望有道人來乃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已出少間急求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得已留坐一室

既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久翁倒寢其傍丙夜生遽收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媼駭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鬭聲而尋復無聞噭問翁媼翁媼莫應踏門入視燈火煌煌生坐兀然而翁媼二屍狼籍於血中矣鄰者縛生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媼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卒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來我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

知有他鄰者執詣有司府掾范貞之紿謂曰汝善人寧有害物心恐鄰者殺是翁媼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固殺翁媼雖夢中不知所為尚能記其髣髴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徒皆以為生本非道者與媼前有私冀再通故坐環堵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遂怨媼殺之而及其翁或曰先殺翁將逼媼媼不從故又殺之是皆非生之情也蓋其徒恥其醜聲而故為是說以誑外人耳此生雖愚

豈有若心兀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媪耶又豈有十年之間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於此時耶又既殺翁媪時何為不即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縛也又當有司誘問之際何為不妄抵冒而乃蘄速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為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常若夢寐乍出蔀屋恍若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

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已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於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輩冏冏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於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於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為有罪而以不殺人為無罪也哉

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更相假借以為誇韓詩外

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圓覺經四大之說大槩與此同之但韓傳所謂歸者一十有三而圓覺之所謂歸者止四而已顧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且足也然不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韓嬰在圓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吾意譯潤者盜嬰語耳

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欲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此言五欲可厭正法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愛著之病故佛說世間五欲樂或復諸天樂比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一切愛盡雖復正法亦不足樂況諸天樂乎況世間五欲樂乎

敬齋古今黈卷六